

谐音文字 谐趣人生

“常”与“长”

愚公移山的故事，人们并不陌生。说的是从前有叫太行和王屋的两座大山挡住了愚公一家的门户，逼得愚公进出家里都要绕好远的路程，于是愚公身体力行并动员家人挖山不止。此举感天动地，天神派了两位仙人帮其背走了大山。此后，只要有人做事情不怕困难，坚持一直做、反复做，我们就说他拥有“愚公移山”的精神，一定会获得成功。这个传说也让人联想到了“常”与“长”两个谐音字的特别意义。

“常”，经常也、时时也，是次数上和频率上的反复；“长”，则是长期也、长久也，是时间和时段上的延续。“常”与“长”连在一起，就是既连续不断，又长久地坚持。在我们的干事创业中，如果坚持了“常”与“长”，就是持之以恒、久久为功的作法，就是真抓实干、锲而不舍的表现，就是“抓铁有痕，踏石留印”的扎实作风。一个人一旦拥有了“常”与“长”的谋事要求、干事风格和做人品质，要想不成功恐怕也是不容易的事情。一个单位或组织如果做到了谋“长”抓“常”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，没有做不好的工作，没有解决不好的问题。

在现实中，总有那么一些人只想出新不想出招，只想出奇不想出力，只想出彩不想出汗，并且希望立竿见影，祈求一举成名，奢望一夜暴富，渴望一步登天，最好是能很快地获得名利双收，但是干起事来却是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”，一曝十寒，习惯于投机取巧、偷工减料、欺世盗名，其结果只能获取一时的表象，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成功，还会导致他人的非议和社会的指责，严重者还会是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”。坚决反对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、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，是我党一贯的倡导和要求，但总有一些单位或组织做一阵子歇一阵子，抓一阵子松一阵子，热一阵子冷一阵子，抓抓停停，不能一以贯之、一抓到底，不良风气就犹如一股顽疾反反复复地出现，结果伤害了群众感情，失去了群众的信任。

从古至今的成功人士，无一不是朝着预定的目标，克服各种艰难困苦，坚持不懈地干事创业的。司马迁克服官刑带来的身心痛苦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著圣贤书，坚守18年才完成了被誉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的辉煌巨著《史记》。司马光也是排除各种各样的困难，守正笃实，耗时19年才编成“鉴前世之兴衰，考当今之得失”的鸿篇巨制《资治通鉴》。曹雪芹坚持批阅十载，增删五次，才著就了“字字看来都是血，十年辛苦不寻常”并被誉为“中国古典小说高峰”、“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”的《红楼梦》。当代的钱学森、钱三强、钱伟长、袁隆平、屠呦呦等对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、发明家都是坚持几十年如一日，从事着自己心爱的事业。他们的共同特质，就是把看准的事业当作毕生的追求，用“常”与“长”的执着，排除一切干扰，坚持做，经常做，认真做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。那些成功的企业或组织，也都是按照目标定位、职能要求，经常抓、见常态，深入抓、见实效，持久抓、见长效，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，“一张蓝图绘到底”。

其实，各行各业的大成者，不一定都是最优秀、最聪明、最敏捷、最健壮、最幸运的人，但绝对都是最用心、最投入、最勤奋、最执着的人，是拥有“常”与“长”办事特质的人。干工作要真正干出大成效，谋事业要真正谋出大成果，是绝对不能离开“常”“长”二字的。尤其是那些长远目标的实现，那些不可能一蹴而就、一劳永逸的事情，那些稍有松懈就会反弹的问题，那些长期性、艰巨性、复杂性的工作，更是需要“常”与“长”的工作作风来保证，才会取得真正的成效。如果三心二意，东一榔头西一棒子，其结果只会是有始无终，或是半途而废，或是功败垂成、功亏一篑。有了“常”与“长”的投入，方可积小成为大成，累小胜为大胜，产生出水滴石穿的神奇变化。“简单事情重复做，会让你成为专家；重复事情用心做，会使你成为赢家”，“奇迹是属于执著者的，成功是属于顽强者的”，说的也是这个道理。

干事创业要养成“常”与“长”的习惯，说起来容易，实践起来不一定简单，它需要对目标意义的清醒认识，需要对所从事工作或事业的由衷热爱，需要荡涤急功近利的浮躁，需要有一种光明在前的希望和激情，需要有一种逢山开路、遇水架桥的果敢，需要一种经得起风浪、承得住压力、顶得起挫折、耐得住寂寞、抵得住诱惑的静气养就，需要一种愚公移山精神、钉钉子精神、蚂蚁啃骨头精神和燕子衔泥垒窝精神的打造。做到了这些，就没有干不好的工作、抵达不了的目标、成就不了的事业、精彩不了的人生。



石剑

湖南大学兼职教授和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、中国文学网高级顾问。



扫一扫，看《谐音文字谐趣人生》专栏



邓魏

《今日女报》主编，爱好广泛，但求“胸中有墨，脑子里无水”，目前常用男人笔墨写女性文章。



扫一扫，看《女性词典》专栏

女人词典

马子：让人震惊的流氓称谓

“她是我的马子，谁敢动？”许多香港黑社会电影中经常有这样的台词。对于一些男人特别是一些“混社会”的男人来说，将女朋友称为“马子”似乎是一件光荣、时尚的事，引得许多青年纷纷模仿。

把女人叫成“马子”真的光荣、时尚吗？等你看完此文后，应该就会感到震惊。

实际上，“马子”并不是一个新词，早在唐代之前就出现了，只不过在当时跟女性还没有半毛钱关系，而是指“马夫”。在隋唐时期，这种以“马子”称呼马夫的用法在口语里相当普遍。

到了宋代，“马子”不再是“马夫”的意思了，而指的是渡器——也就是装尿的玩意。说真的，这“渡”是颇具神韵、匠心的会意字，既让人一眼看出跟水有关，又让人能感觉到方便时那种嗖嗖快感。

渡器最初并不叫“马子”，而叫“虎子”。

据《西京杂记》记载，西汉“飞将军”李广跟兄弟们上山打猎，射死一只老虎，“飞将军”以示鄙视老虎，干脆按照它那模样弄成了一个“渡器”。可没想到“虎子”大受热捧，顿时成了爆款。

据说，人类迁徙是因便而异。古代没有专职茅坑，人们急了就嗖嗖在一旁解决了，当居所四周都堆满了或者溢满了，就搬家去别处。所以，能随时随地掏出来方便的家伙，不但非常方便而且非常重要，成为爆款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了。

宋人赵彦卫在《云麓漫钞》里说：“马子，渡便之器也。本名虎子，唐人讳虎，始改为马。”

为啥“讳虎”呢？

原来，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叫李虎，他自然不爽别人在老爷子头上拉屎撒尿——反正叫啥都可以，就是不能跟“虎”有关。于是，马就躺着中枪了。一个渡器，可“马”可“虎”，足见是多么“马虎”啊！

马子名震天下之后，马桶也顺势而生。姐弟俩相得益彰、分工协作：马子伺候男性，马桶服务女性。从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来，马子身似老虎，张着大口，像是随时等待接人待物。

尽管说马子的待物之道相差无几，可身价却天壤之别，达官贵人的以玉制作而成，有钱有势的则用铜铸造，而贫困人家拿木头就可做出来。

总之，马子是彻头彻尾供男人们泄欲的工具，可为什么后来会跟女人扯上关系呢？说白了，在古代男人看来，渡器和女人都是卑贱的，都是让男人来泄欲的。

在男权社会中，马和女人都被男人们当作私有财产，二者对男人来说都蛮重要——马是农业生产、交通运输和军事活动等的主要动力，而女人则是男人权力象征的重要标志之一。

马还是人类的朋友，早在4000多年前人类就驯服这个朋友，而女人在男权社会中要遵循三从四德，逆来顺受。换句话说，在古人看来，女人跟马一样，都很乖很听话。

古代男人也特别喜欢把女人跟马相提并论。像《史记项羽本纪》里的项羽，“有美人名虞，常幸从；骏马名雅，常骑之。”看来，把好马骑在胯下，将美女拥在怀中，是古代成功人士显摆的标配。

其实，除了这些，中国古人还十分热衷于拿“马”来比喻女人。

比如用“瘦马”来比喻妓女。尽管唐人“以胖为美”，可有些男人们看腻了“丰乳肥臀”，审美观就不一样了——喜欢身体纤细的女人。后来，居然衍生了一个龌龊的产业：人贩子控制贫穷女子，从小逼迫她们学习琴棋书画，等长大后，被当作“瘦马”来取悦富商，更倒霉的则被送进烟柳巷。

白居易有诗是这么写的：“莫养瘦马驹，莫教小妓女。”

这“瘦马”，似乎寓意“千人骑、万人跨”，是那个年代男人们严重污蔑女性的行为。另外，“马”在古代还有一个让人羞羞的说法——在古代一些旧医书里，“马眼”被用来指代女阴。《说文·马部》中说：“马也，女阴也，象形。”所以，在古代偷情还有一种隐晦的说法叫“入马”。

而到了近现代，“马子”又指暗娼、女流氓，反正也不是什么好听的话。更让人想不到的是，“马子”这个让女人震惊的称谓，在新时代的香港电影里竟流行起来了。当然，那些古惑仔们用“马子”来称呼女友，本就带有对女人的藐视和侮辱，他们基本也没把“马子”当作终生女伴，而是把她们当作暂时玩伴。

“马子”被用来唾骂女人，由此衍生的“马仔”是用来骂那些跟在别人屁股后干坏事的小喽罗。这是因为黑老大对这些小喽罗也像夜壶一样，召之即来挥之即去，不用时就置之一旁。

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马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小，“马子”这个词也早该被鄙弃了。时至今日，如果男人们再把女人称之为“马子”，绝对不是一件光荣体面的事，而是一种无知行为，更是一种自辱举动。

至于女人们，如果听到谁还把叫你为“马子”，请立刻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吧！太糟蹋人啊！